

大胆的假设
小心的求证

適

胡适作品系列

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：

胡适谈治学方法

胡适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胡适作品系列

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：
胡适谈治学方法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：胡适谈治学方法/胡适著. —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4.3

(胡适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301-23662-8

I. ①有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胡适(1891—1962)—治学方法 IV. ①G79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11429 号

书 名：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：胡适谈治学方法

著作责任者：胡 适 著

责任编辑：张文礼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301-23662-8/I · 2697

出版发行：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：<http://www.pup.cn> 新浪官方微博：@北京大学出版社

电子信箱：pkuwsz@126.com

电 话：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

编辑部 62767315 出版部 62754962

印 刷 者：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：新华书店

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 32 开本 6.75 印张 158 千字

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30.00 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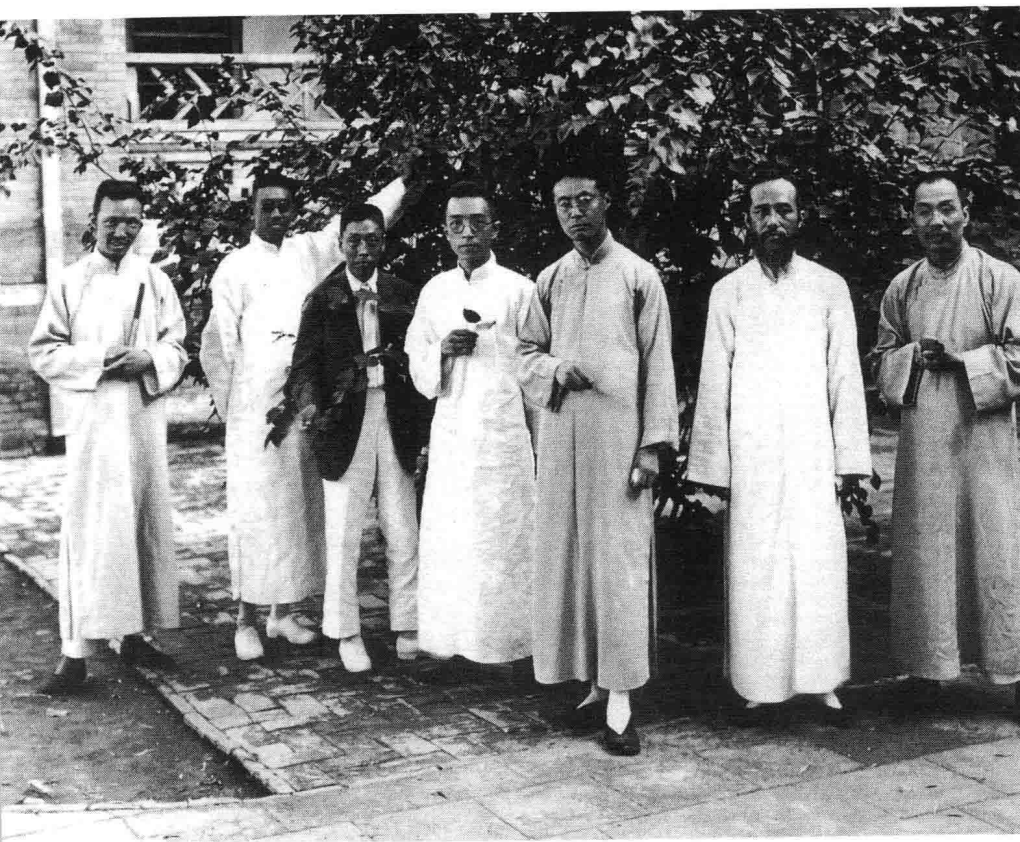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：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：fd@pup.pku.edu.cn

胡适作品系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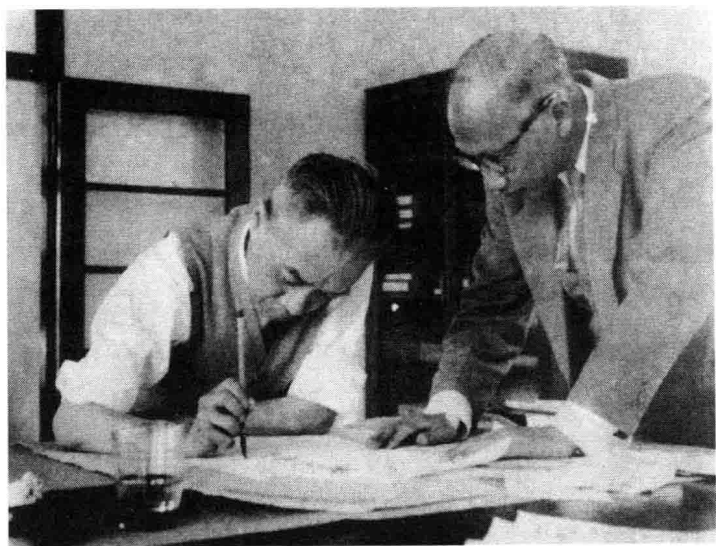
1957年胡适在美国纽约寓所。



《国学季刊》编委会成员合影。左起徐炳昶、沈兼士、马衡、
胡适、顾颉刚、朱希祖、陈垣。



胡适与他的塑像。



胡适与他的秘书胡颂平。



1959年1月，胡适（右二）与梅贻琦（右一）、蒋梦麟（左二）等
在台湾中南部参观地方建设时留影。

大胆的假设，
小心的求证。

有一分证据，
说一分话。

胡适

适



胡适手迹。这是两句胡适喜欢的治学格言。

出版说明

胡适是20世纪中国最具国际声誉的学者、思想家和教育家。他在文、史、哲等学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是“五四”以来影响中国文化学术最深的历史人物。他活跃于社会政治领域，是中国自由主义最具诠释力的思想家。他在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等欧美国家荣获三十五个名誉博士学位，是最具国际影响的中国学者。胡适生前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时间长达十八年之久，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、校长等职。他对北大情有独钟，遗嘱中交待将他留在大陆的书籍和文件捐赠给北大图书馆。为反映这位文化巨人一生博大精深的文化建树，本社在北大百年校庆的1998年曾隆重推出一套大型胡适作品集——《胡适文集》（十二册），对所收作品均作了文字订正和校刊，其中有一部分作品，采用了胡适本人后来的校订本或北大的收藏本，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，受到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。

因早已售缺，多年来，一直有要求重印的呼声。此次重印，此套书的编者著名胡适研究专家欧阳哲生先生又精心做了许多工

作，包括对照已出各种版本的优长，重核胡适本人原始和修订版的文字等，力求呈现最接近大师本人原意的文字面貌。为方便读者阅读，我们从《胡适文集》之中精选部分内容，另外推出“胡适作品系列”。

在治学方法上，胡适深受其师杜威的实用主义的影响，将其归纳为“细心搜求事实，大胆提出假设，再细心求实证”，在《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》中指出：“他们用的方法，总括起来，只是两点。（1）大胆的假设，（2）小心的求证。”总之，“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”。本书收录了胡适谈治学方法的代表性文章。

由于所处环境不同，研究视角与方法不同，因此本书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描述和解释，与内地通行的说法有不尽相同之处，对这些说法，我们未作删改，这并不代表我们完全同意作者的说法，请读者在阅读时认真鉴别。本书的人名、地名、标点等，有的与现行用法不同，为保存原貌，亦未加修改。

限于编辑水平，难免存在错漏之处，欢迎读者多提宝贵意见。

北京大学出版社
2013年12月

目 录

“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”——致罗尔纲	/ 1
治学“四字诀”——复陈之藩	/ 4
治学的方法与材料	/ 9
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	/ 25
整理国故与“打鬼”——给浩徐先生信	/ 40
《国学季刊》发刊宣言	/ 52
古史讨论的读后感	/ 72
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	/ 85
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	/ 120
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导言	/ 173

“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”^[1]

——致罗尔纲

尔纲：

我在《史学》（《中央日报》）第十一期上看见你的《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》，很想写几句话给你。

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。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。管同、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，他们是旧式文人，可以“西汉务利、东汉务名、唐人务利、宋人务名”一类的胡说。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，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。西汉务利，有何根据？东汉务名，有何根据？前人但见东汉有党锢、清议等风气，就妄下断语以为东汉重气节。然卖官鬻爵之制，东汉何尝没有？“铜臭”之故事，岂就忘之？

[1] 此信写于1936年6月23日。题目为编者所加。

名利之求，何代无之？后世无人作“货殖传”，然岂可就说后代无陶朱、猗顿了吗？西汉无太学清议，唐与元亦无太学党锢，然岂可谓西汉、唐、元之人不务名耶？

要知杨继盛、高攀龙诸人固然是士大夫，严嵩、严世蕃、董其昌诸人以及那无数歌颂魏忠贤的人，独非“士大夫”乎？

凡清议最激昂的时代，往往恰是政治最贪污的时代，我们不能说东林代表明代士大夫，而魏忠贤门下的无数干儿子孙子就不代表士大夫了。

明代官绅之贪污，稍治史者多知之。贫士一旦中进士，则奸人滑吏纷纷来投靠，土地田宅皆可包庇抗税，“士大夫”恬然视为故常，不以为怪。务利固不自清代始也。

你常作文字，固是好训练，但文字不可轻作，太轻易了就流为“滑”，流为“苟且”。

我近年教人，只有一句话：“有几分证据，说几分话。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。有三分证据，然后可说三分话。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，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。

又在《益世报·史学》二十九期见“幼梧”之《金石萃编唐碑补订偶记》，似是你作的？此种文字可以作，作此种

文字就是训练。

偶尔冲动，哓哓至几百字，幸勿见怪。

适 之

（原载罗尔纲《师门五年记》1944年6月桂林建设书店
出版）

治学“四字诀”^[1]

——复陈之藩

之藩：

对不起！你的四月十六日的长信，我还没答复，你提出的问题太不容易答复。那是迟迟不答的真原因。

主要的说明是人性的不同，James所谓哲学的派别争论其实却由于有hard-minded与soft-minded两大区别。费密（明末清初人）也指出人“沈潜刚克”与“高明柔克”的两大类（但他加上“平康正直”[中行]第三类）。

同样重要，而稍次一等的，是每个人一生的训练，训练是“一言难尽”的，是“终身以之”的，是随时随地不可放松的，——所谓“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”。平日的训

[1] 题目为编者所加。